

马伯庸“全面开花”

新作《桃花源没事儿》继续打工人的故事



旧书摊

□陈斌

三月的风裹着槐花掠过图书馆落地窗时，我的指尖总会无意识地去摩挲书页。电子阅读器的蓝光在眼脸上跳动着，却总也照不亮记忆里那方褪了色的帆布书摊——蓝白条纹的架子被经年雨水浸成灰调，裂胶的书脊间散落着前主人遗忘的银杏叶。那五平方米的旧书世界，曾经是我的精神源泉。

初中校门右侧，枝干斑驳的梧桐树影里，书摊像只搁浅的旧船。午后总有三五学生挤在漫画周刊堆前，而我总蹲踞在史书区的阴影里翻找心仪之物。2元购得的亚历山大传记里，亚历山大大帝的封面早被雨水晕成紫色。老板腰间的牛皮零钱包叮咚作响，应和着书页翻动的沙沙声，像是给少年时光打着节拍。

命运的骤雨在16岁那年的初冬落下。母亲把下岗通知单折成四折压在搪瓷杯底时，窗外的梧桐正抖落最后一片枯叶。当语文老师要求购置新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我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看了十二遍价签上的“78元”，掌心攥着的20元纸币满是手汗，面对营业员的询问却张不开嘴。那天午后的梧桐叶影斜斜切过书摊的帆布架，老板正看着《战争与和平》，时不时扶下铜框老花镜。

“要最便宜的词典。”我的声音轻得只怕没有第三人听得见。他钻进棚架深处，搬出蒙尘的1990年版的一本旧词典，胶带在书脊上贴得横七竖八，里面的扉页用蓝黑墨水写着“赠小芸中考顺利”。听到20元报价的瞬间，狂喜的我忽然瞥见边上那摞过期杂志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“能送本《疯狂阅读》吗？”我依稀记得当日西晒的余晖正穿过梧桐叶，将空气中每一粒尘埃染成金色。

此后的每个周末，我成了书摊的寻宝人。蹲踞在一角翻阅二手习题集，手指划过不同主人的批注：清秀的仿宋体推导公式，张狂的草书批着“此题无解”，某页边角还蜷缩着穿校服的简笔小人。老板娘总会留出画痕最少的资料，用旧报纸包好搁在竹编收银筐下，硬币坠入皮钱袋的叮当声，比放课铃更让人心安。

暮春的某个黄昏，我攥着攒了两个月的早餐钱走向那本《全球通史》。老板却忽然低头翻找，掏出一本《高中物理难题集》，“同学，这书当年陪我考过夜大。难得你买习题集，这本送你。”我看见内页里写着“加油。加油。1986年5月31日”。当年可能他也如我一般趴在案头奋笔疾书吧。这本《高中物理难题集》让我犹得神助，让当时的物理老师选我参加了当时的物理竞赛。

高考十年后的书架整理，当那本红色词典里飘出泛黄的收据，“20元”旁歪斜的“加油”把我的回忆瞬间拉回到当年，一切周遭的喧哗突然沉入深海。我重去寻那家书摊，早已不在，周围的店家说书摊消失于五年前。

我在海边读书

Enjoy Reading Enjoy Sea

一切要从2013年讲起。

那时候，马伯庸还处于白天上班、晚上写稿、顺便给新生儿换尿布的状态。有天外出遛弯时，他在小区门口遇到了片儿警老刘。

老刘讲了个段子：“附近有个小饭馆，消防通道总是堆放杂物，怎么教育都屡教不改。后来有个道长路过，说你这风水不对，挡了财运，老板连夜就给清干净了。”他被故事逗得哈哈大笑，心想如果有个道士管理居民区应该也挺有趣的。

这个想法从此在他心里生了根，直至偶然间读到汪曾祺改写的《聊斋志异》和古龙的《七杀手》，故事终于慢慢长出了枝丫。不当一个紧迫的任务，纯粹作为一项休闲游戏，一晃十几年，断断续续，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竟然在2024年诞生了：小道士玄穹是天生穷命，只要一捞横财，必有天雷劈下。他啥钱也不敢挣，只能去桃花源当个俗务道人。这项工作钱少活又多，担责加背锅，因为桃花源里住的都是妖怪，鸡毛蒜皮，纷争不断……这个故事构成了新书《桃花源没事儿》，它是马伯庸的畅销书系列“见微”历史短篇小说第三部作品，前面两部作品《长安的荔枝》和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被称为“打工人嘴替文学的天花板”。最近，由原著改编的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正热播中，《长安的荔枝》同名话剧也在上演。

观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

记者：《桃花源记》是传统文学中“乌托邦”的象征，但在你的新书中，桃花源也有很多麻烦甚至还经历了危机，这是否体现了您对理想社会的重新思考？您希望传达怎样的新视角？

马伯庸：原来我就很喜欢《桃花源记》的古文，而且我对桃花源一直怀着憧憬。随着阅历的增加，随着对社会的了解，我认为大家心中一定会有一个对理想国的憧憬，但是理想国远在天边，它永远不可能落在现实中。

记者：能否透露书中是如何平衡桃花源的古典意象与当代社会隐喻的？

马伯庸：我并不会刻意去把它做比较，我只是把桃花源这样一个我们心目中的理想的世界，忽然给它拽到现实世界来。那么现实的规则和理想的图景之间自然就会产生一些冲突、一些矛盾，而我们观察的就是这些矛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

记者：《桃花源没事儿》是否由具体事件或观察而触发？

马伯庸：它其实就是我身边的日常生活，琐碎的、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东家长西家短的纷争。因为在这篇小说中，我是把视角、把事件进一步地压缩，见微见微，越见越微。

关注喜欢抱怨的普通小人物

记者：这本书的诞生是否与您近年来的心态变化相关？

马伯庸：这些年我会越来越关注微观历史中的小人物，你看《长安的荔枝》里的李善德，实际上他还是一个中层；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里的李长庚，他的职位甚至更高一点，他算是半个高层。而这本书里的主角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线小人物，他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些需要去确实实落实、要去推进的具体事件，所以说视角在越来越往下放。

记者：无论是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的张小敬，还是《长安的荔枝》中的李善德，都生动地描绘了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形象，这次的玄穹是否也有现实中呼应的人物？您是如何设计这个角色的？

马伯庸：他其实是我认识的很多人的一个合集。比如说在我们小区，经常会有片警过来走访、来关心我们的生活。我跟他们的关系很好，有时候也会了解他们的生活，包括辅警、网格员、邻居、志愿者等，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的灵感。

记者：本书的主人公玄穹相比“前人”，有没有某种思想上的进化？对于人生的理解有怎样的突破？

马伯庸：不，我认为他是退化了。他不像其他两位，他们至少是站在某种高度上去理解自己面临的这个事，最终和自己达成一个和解。玄穹这个角色就真的是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那样，怨天怨地，嘴一直很毒，看到各种事也很喜欢抱怨，但还是会去做。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、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状态。

打工人要守住自己的底线

记者：新书里对当代人的“职场松弛感”这种态度进行了怎样的反思？

马伯庸：我觉得松弛感是要有的，反内卷也是要反的，但是我不认为“躺平”是一个人生必要的选项。可以躺平，我觉得这是个人选择，没有问题，但是毕竟大部分人都没有资格躺平，我们还要去做事情，还要去努力。至于怎么努力，我们要在内心找到一种自洽，这种自洽和外界的平衡怎么找？这也是我在这本书里想要谈论的内容。

记者：“见微”系列堪称打工人嘴替文学的天花板，也教大家很多职场技能。能否提炼一下您想通过这本新书，告诉打工人哪些职场和生活的新体会、新道理？

马伯庸：我觉得用“技能”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，因为说实话，我在职场上虽然说当了10年上班族，但是也没修炼出多少技能。我只是观察到一些现象，把我自己对于这些现象的感悟呈现给大家。其中有些是对的，有些是错的，有些是不适用的，但是这三本书里有一个共同的点。不管是李善德去运荔枝，还是太白金星在忙活取经的事，还是新书里面玄穹在桃花源做这种治安维持工作，他们实际上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底线。大家如果看了这三本书，就会发现他们最终都忠于自己的内心。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。

据《新闻晨报》